

技领域深耕，从光电信号为主的智能精密测量，逐步深入到其他领域，为中国体育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十年磨一剑，蓦然回首，速得尔从起步时的五个人已经发展到现在一百多名员工，人员结构涵盖硬件、软件、机械、工程等领域，并建立了一个小而精悍的研发团队。全国100多个射击靶场在使用速得尔的装备，每年50多场重要射击赛事都能

看到速得尔人的身影。速得尔还积极为新的射击项目如激光模拟射击、跑射、冲刺射击等研发新设备新系统，推动射击运动的普及。去年，清华新生入学军训中，就采用了速得尔的跑射系统，使新生耳目一新。速得尔已经成长为中国射击装备领域的领先品牌。

我们衷心祝愿速得尔在国际市场再创佳绩！
2018年11月

许星全，重庆年轻校友的知心大姐

○ 学生记者 刘嘉宁



许星全学长

“追求时间自由，我享受这种感觉，因此哪怕再忙，我也会心安理得。”——略显昏暗的采访室中，许星全就坐在那里，手捧的茶杯中沉浮着她的几十年风雨。

“我们成功了！”回忆起第一批选调生的坎坷，许星全感慨，“那是2009年9月，清华第一批37名选调生由校领导送到重庆与市领导座谈出来，史宗恺老师握着我的

手说的第一句话。“‘我们成功了’，一句肺腑之言，无法形容当时有多激动。”

2008年，选调尝试伊始于四川成都，只是没想到，由于政策初期的不稳定，当时的省市领导婉拒了选调工作组的尝试劝说。无奈之下，选调组再次抱希望于重庆，这一次得到了重庆校友会的大力支持。回忆起当时大胆的决定，秘书长许星全记忆犹新，“我对史宗恺老师说，学校把最好的生源放在了基层，就是放在了该放的地方。”

“任何的路，都要靠自己走，如果有人给你带路引路，当然会更省心。可我没有遇到，所以我走得很艰辛。因为艰辛，所以自信。”

1975年入校，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之后分到军工研究所，许星全在清华迈出了第一步。“其实当时我很有条件留校”，许星全笑，“当年我是电子系计算机专业，在校时与2字班至8字班（72级—78级）都有接触。入校后是电子系

□ 清芬挺秀

学生会的，配合体育老师负责体育方面的事。也当过清华附中的辅导员。”

从毕业起，许星全开始意识到，无论在何种岗位、做何种事情，首当其冲的便是做好人。“如果人做不好，那么做出来所有的事情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许星全谈到，“如果将菜刀拿给厨师，便是工具；如果拿给坏人，便是凶器。”本着这种相互信任、不求回报的初心，许星全毕业分配到位于四川永川三线的电子部24所。

在山沟里，在中国第一集成电路研究所一流专家云集的地方，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女生，许星全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倔强的她背着师傅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全国大会战攻关第一块单片CPU和第一台军用、工业用计算机的研发任务。那时没有设计CPU的工具软件，自己用手工画版图，在没有仿真系统软件的情况下，用国产的32块TTL电路设计仿真测试台，用手工编辑出测试仿真软件，一年多单片CPU(军用)设计定型了，两年后单板军用整机设计定型了，并都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而且填补了国家空白。

这短暂的经历给许星全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不要畏惧。后来，1987年和1988



许星全（右）和加拿大南安省校友会副会长李彬彬参加第二十次校友工作会议合影

年她用了约3个月的时间对全国军工装备研究所及研究院应用需求做了调研，结果列入国家装备7.5、8.5、9.5军用元器件的规划。

初次接触选调生工作，是2009年5月31号，许星全自费到学校与第一批共37位学生进行座谈，同时参加座谈会的包括清华的多位老师。许星全回忆，“我16岁下乡插队，让我有了一种自信。看到他们比我当年下乡时要大七八岁，自然也不担心，于是告诉他们，要磨炼你们的锐利，首先要和农民和基层的干部打成一片，要学会听懂农民的讲话，农民会给你们讲真话。原以为一个半小时的座谈，没想到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没想到，重庆两次市领导班子“地震”，在落实选调工作和对选调生的成长方面有着太多一言难尽，他们有什么困难的不知道。为了深入了解选调生的工作环境，在许星全的带领下，校友总会多位记者深入石柱、黔江、武隆、南川大山深处走访校友。

有位到南川工作的选调生，在许星全的印象中，“个子最小、年龄最小”。起初在南川给常务副区长做秘书，后来去一个贫困村做第一书记。“在海拔1300米的地方，那个选调生15天走访53家特困户，帮助农民脱贫。部分地区甚至完全没有路。”这次带队接连走访了四位校友，许星全总结道，从清华走出的这批选调生——谭雪峰、张顶、陈宏、刘国平，基层干部评价他们无论从能力、政策水平都非常好，“很淡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没有将学校的名声、清华的光环戴到头上，而是把责任、梦想、担当记在了心上。



许星全（右2）带领校友总会记者看望南川县山水村第一书记、选调生刘国平（中）

许星全感慨，“从基层的坎坷中，我们的选调生中学会了忍，学会了负重”。

过往的学生中，许星全接触最深的是小石。

7岁时父亲因劳累过度去世，哥哥因提早担当家里的责任19岁也不幸离开人世。小石17岁考上大学，但因经济困难，只好辍学，同母亲到广州打工，没想到妈妈因劳累过度，得心脏病去世。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他立志考清华，三年如愿以偿，毕业后到一所大学任教。2016年11月，重庆校友会年会上，在史宗恺老师的介绍下，许星全初识小石。“问他每天究竟做些什么”，许星全回忆，“他回答，给学生上课，回家做雕塑，两点一线。”再次见到便是重庆校友会的AA制聚餐，许星全给小石发了一百元微信红包。“我说，今天吃饭要自己付钱，我给你发个小红包，你把这红包交了就行——因为他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元收入，并且都去买材料做雕塑。”

饭后，许星全把小石送到地铁口。“我从地铁口返回，走了至少一百米，他还站在那里和我挥手，心里特别酸。”怀着这样的心情，许星全邀请小石回老家过年。

许星全的女儿大小石五岁，由于担心家人对小石的称呼问题，许星全很是犹豫，不想小石回家依旧称呼她为师姐，而许星全也没作声。偶然之下，许星全笑问，“要不我把你收成干儿子好不好？”接着，小石“一句‘老妈’就递过来了”。

从那天开始，小石早请示晚汇报，许星全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把他带回老家宜宾过春节。小石特别开心，父母去世后十几年他都是在学校过年。“过年了我也给你买两件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没想到小石回复，“我喜欢，我都喜欢。”

平时生活中，许星全依旧影响着小石。一天上过主课，小石不高兴地抱怨——早上8点半，教室里只有三个人。于是，小石到宿舍、校园去找其他的学生上课，结果学生们并不领情。

起初，小石认为是学生们的错，许星全耐心地给小石讲，“你作为一个年轻教师，为什么不把学生当成你的朋友？了解他们为什么不上课，你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雕塑专业多枯燥，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在发愁，结果你还去给他们压力。”

“在这个行业，像你这样有天分能成为大师的有几个？”许星全记忆犹新，“他说，老妈，我发现你好有包容心呀！”

采访的最后，许星全拿出自己外孙的照片——一个聪明灵动的小男孩，眼中尽是温柔与自豪。学生、孩子，许星全的生活中绕不开的两个话题，每当谈起这些，她的语气中便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氤氲的茶香沉淀过几十年的岁月，许星全一眼望去，似乎依旧能看到当年那个倔强的小女孩。